

神话与符号——读卡西尔《人论》

朱守航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4; zhushouhang123456@163.com)

摘要: 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揭示了神话作为人类早期思维符号化产物的本质特征与文化功能。基于《人论》的哲学框架, 系统探讨神话与符号的内在关系, 指出神话通过抽象性与象征性符号, 构建了人类对自然、社会及道德秩序的认知体系。符号不仅是神话叙事的基本元素, 也是文化传承的桥梁, 通过口头演绎与仪式活动实现动态传播。通过对比神话思维、经验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差异与统一, 强调神话思维以情感基质与观相学方法把握世界。这虽然不同于逻辑化科学思维, 却在文化解释中具有独特价值。此外, 神话的双重结构及其宗教化转向, 揭示了其从原始解释体系向制度化宗教的转化逻辑, 凸显了神话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多维意义。

关键词: 卡西尔; 《人论》; 神话; 符号

引言

在卡西尔的哲学体系中, 人类被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其本质体现于创造并运用符号构建文化世界的能力。“人类的思考是一个把外界的信息作为符号输入到自己头脑中的过程, 而人类思考后产生的结果则是这个过程中符号化的体现[1]。”作为符号形式之一, 神话不仅是原始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 更是承载集体记忆与价值观的文化载体。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 神话思维通过象征与隐喻赋予自然现象以情感色彩, 形成独特的符号系统, 这一系统深刻影响了宗教、艺术及社会结构的演进。神话并非原始思维的混沌表达, 而是人类通过符号化活动建构的深层文化体系。这一观点为理解神话的本质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角色提供了全新视角。

1. 神话与符号的内在关系

1.1. 神话是人类思维的符号化产物

在卡西尔的哲学体系中, 神话被视为人类早期思维活动的产物, 是人类在认知世界和解释自然现象的过程中, 通过符号化的方式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表达形式。人“通过成为工具和产品的创造者才了解其身体和肢体的结构, 他也从其精神作品——语言、神话和艺术——那里提取出客观标准, 以此去衡量自身, 学会把自己理解成一个具有独特结构规律的独立的宇宙[2]。”在神话体系中, 人与自然既存在对应又充满张力。人类往往被描绘为与自然界中动植物、天体等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 也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在自然界中地位的初步探索。同时, 神话还通过讲述英雄、神灵等超自然力量的故事, 揭示了人类对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和人类本质的思考。这些故事中的符号和象征, 如勇气、智慧、善良等, 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来源。

1.2. 神话符号的特征

神话符号具备抽象性与象征性的特征。在卡西尔的哲学视野中, 神话不仅是人类早期思维的方式, 也是通过一系列抽象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来表达深层次含义和观念的载体。神话符号的抽象特征体现在它们超越了具体事物的表象, 指向更为普遍和深刻的本质。在神话故事中, 我们常常遇到诸如龙、凤、独角兽等超自然生物, 或是太阳、月亮、星辰等天体, 这些符号并非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模仿, 而是人类思维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抽象概括。它们超越了具体形态的限制, 以更加简洁、凝练的方式表达了人类对宇宙、生命、道德等根本问题的思考。神话符号的象征性则在于通过隐喻、类比等手法, 传递更为复杂和深邃的含义。在神话中, 一个符号往往承载着多重意义, 它可能代表了一种力量、一种情感、一种道德观念, 甚至是一种宇宙

秩序。在许多文化中，太阳被视为光明、生命和希望的象征，而月亮则往往与神秘、阴柔相联系。可以说，符号的抽象性和象征性使得神话故事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了一种具备世俗化传播的文化表达，并在不同文化之间传递着共通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

1.3. 符号在神话中的功能

符号是神话叙事的基本元素，是神话故事得以展开的基础。“一个符号并不是作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种现实存在；它具有一个‘意义’[3]。”一方面，符号在神话叙事中具备构建作用。神话往往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和行动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符号则是这些事件和行动之间的纽带。它们不仅连接了故事的各个部分，还赋予了故事以内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在许多创世神话中，宇宙的形成往往伴随着某种神圣力量的介入，这种力量可能是神、英雄或是某种自然元素。这些符号的引入，不仅为宇宙的诞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为后续的故事发展奠定了基调，确保了整个叙事的连贯性和逻辑性。符号在神话叙事中还扮演着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的重要角色。在神话故事中，人物形象往往被赋予了一系列特定的符号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和行为，还影响了读者或听众对人物的认知和感受。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作为众神之王，被赋予了雷电作为他的象征符号，这一符号凸显了他的权威和力量，也塑造了他威严而不可侵犯的形象。同样，赫拉克勒斯作为大力神，他的形象与狮子紧密相连，这不仅象征着他的勇气和力量，也构成了他英雄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符号在神话传承中起着桥梁功能。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神话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承载着先人的智慧、信仰和价值观。而符号，作为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神话内容的基石，更在神话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桥梁的关键作用。在文字记载尚未普及的古代社会，口头演绎是神话传承的主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符号作为神话内容的核心元素，通过语言、音韵、节奏等形式的编码，被口耳相传，代代相承。讲述者运用比喻、象征、夸张等修辞手法，将符号与故事情节巧妙结合，使得神话在口头传承中既保持了原有的精神内核，又能够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听众需求，实现文化的动态传承。除了口头传承，仪式活动也是神话传承的重要途径。在神话的仪式化表达中，符号往往通过特定的行为、服饰、道具等形式得以体现。这些符号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还承载着部落的信仰和价值观，通过仪式的反复实践，神话的精髓得以在部落成员中代代相传。此外，仪式活动还通过集体参与的方式，增强了神话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使得神话成为维系社群的重要纽带。

2. 神话思维、经验思维与科学思维

2.1. 神话思维与经验思维基本特性的对立

卡西尔认为，“神话就其本义和本质而言乃是非理论的”[3]。神话思维并不像逻辑思维那样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去认识世界，而是依赖一种完全不同于逻辑思维的直觉性方法。这种方法的特征在于，它感知和把握的是世界的观相学特征。

在神话思维中，世界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张力的戏剧王国。神话所感知的，不是事物的物理属性或科学定义，而是这些事物所带有的特殊情感色彩和氛围，“神话的真正基质不是思维的基质而是情感的基质”[3]。从神话思维来看，所有对立的东西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生与死、善与恶、友好与敌对，这些对立面在神话中并不构成绝对的界限。相反，它们常常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这种观相学的特征，使得神话思维在认识世界时具有一种独特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进一步而言，神话思维的这种直觉性和观相学特征，反映了人类心智在最初发展阶段的一种原初倾向，“体现了人类意识的独立建构”[4]。

与神话思维相比，经验思维则更侧重于感觉经验的不变特征。人们依赖于逻辑和概念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式对实体与属性作出区分。这完全依赖于在经验思维所构建的世界中，事物的存在和属性都是客观不变的，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和逻辑推理来加以认识和把握。这种思维方式，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然而，经验思维的这种客观不变特征，也使得它在认识世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往往忽视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动态变化，将世界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的存在。这种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世界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2.2. 神话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目的性统一

尽管神话思维与经验思维在基本特性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但卡西尔认为，它们在更深层次上却具有一种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体现在它们都是人类心智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对实在的不同感知和解释方式。

卡西尔认为，“在神话想象中，总是暗含有一种相信的活动”[3]。这种相信的活动，是神话思维的根基所在。“没有对它的对象的实在性的相信，神话就会失去它的根基[5]。”在神话思维中的这种相信活动，实

际上是一种对实在的更深的感知和把握方式。它虽然不同于科学思维中的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但却具有一种独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与神话思维相比，科学思维则更侧重于对实在的普遍化形式的把握。“科学思维的一切努力都旨在消除这种原初情感的痕迹”[6]，通过逻辑推理、实验验证和数学模型等方法，将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和事物抽象为普遍化的概念和规律。这些概念和规律，构成了科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和基础。然而，科学思维的这种普遍化形式，也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完全取代神话思维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在科学的新光芒之下，神话感知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被限制在了它们自己的领域内。这种限制，实际上是对科学思维的一种补充和平衡。神话思维以一种更为灵活和包容的方式来认识和解释世界，为人类心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和动力。

3. 神话思想的多维探析

3.1. 神话的双重结构

卡西尔认为，“我们不能把神话归结为某种静止不变的要素……要从它的动力学原则中去把握它”[3]。而神话的“双重面目”，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概念的结构和一个感性的结构。

神话的概念结构，虽然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精确与逻辑严密，却同样具备系统性和一致性。原始人类通过观察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现象，逐渐构建出一套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往往以人格化的神祇、怪物或超自然力量为表现形式，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和逻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神话世界的图景。例如，太阳神每日驾车穿越天空，既是对日出日落的直观描述，也是原始人类对时间循环和宇宙秩序的一种概念化表达。

与概念结构相对应，神话的感性结构体现在其丰富的象征、隐喻和叙事手法上。卡西尔指出，神话不仅仅是抽象概念的堆砌，更是情感、想象和直观感知的集合体。原始人类在创造神话时，往往借助生动的形象和具体的场景，将抽象的概念具象化、情感化，从而赋予神话以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而神话中的故事情节往往充满戏剧性和张力，通过人物的悲欢离合、善恶斗争等情节设置，激发听众或读者的情感共鸣和道德反思。

3.2. 神话的两个要素

卡西尔认为，“神话兼有一个理论的要素和一个艺术创造的要素”[3]。作为原始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论要素。这些理论要素不仅体现在神话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上，更在于其对人类存在、社会结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在解释自然现象方面，神话往往通过构建一套超自然的解释体系，将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归结为神祇的意志或超自然力量的作用。这种解释虽然缺乏科学依据，但却为原始人类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在不确定和混乱中找到秩序和稳定。同时，神话的理论要素还体现在其对人类存在和社会结构的思考上。原始人类通过神话来探讨生命的起源、死亡的意义、灵魂的存在等哲学问题，以及社会分工、权力关系、道德规范等现实问题。这些思考虽然朴素而直观，但却为后来哲学、宗教、社会学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除了理论要素外，神话还具备鲜明的艺术创造特征。原始人类在创造神话时，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抽象的概念具象化、情感化，从而创造出了一系列生动而富有魅力的神话形象。比如，神话往往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法，将自然界中的动植物、天体等现象进行人格化、神祇化的形象塑造；通过曲折离奇的情节和紧张激烈的冲突矛盾进行情节设置；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修辞手法，将抽象的概念和情感具象化、直观化。这些艺术创造要素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体现着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审美价值，更成为了后来文学艺术等领域的重要灵感源泉。

3.3. 神话的宗教化转向

卡西尔认为，“神话从一开始起就是潜在的宗教”[3]，神话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在原始社会，神话往往是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生死等问题的主要方式。这些神话故事中蕴含着原始人类对世界的朴素认知，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崇拜。随着社会的演进，这些朴素的神话观念逐渐沉淀为宗教思想的基础，神话中的神灵、祭祀仪式等元素被宗教体系所吸纳，形成了具有特定信仰体系、仪式规范和组织结构的宗教形态。

神话的宗教化转向并非简单的替代或消亡，而是一个相互融合与转化的过程。神话中的一些元素被宗教所保留并赋予新的意义，而宗教的发展也反过来丰富了神话的内涵。在宗教体系中，神话中的神灵被赋予了更为明确的属性和职能，祭祀仪式也被规范化、制度化。这种从直觉到理性的过渡，不仅使得宗教在解释世界时更具说服力，也为其在社会中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基础。而随着神话的宗教化转向，作为原始人类对超自然的敬畏与规避的“禁忌”，逐渐从神话中的模糊观念转变为宗教体系中的明确规范，进而为宗教提供了

行为准则和律令，也为其在社会中的稳定存在提供了保障。通过禁忌的约束，宗教得以在特定社区内形成共识，进而塑造出一种共同的信仰氛围和文化认同。

在神话的宗教化转向过程中，神圣与世俗的界限也逐渐被明确划分，在这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劳动的分工”[3]。在原始神话中，神圣与世俗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但随着宗教的发展，神圣领域逐渐被界定为超自然力量的居所，而世俗领域则成为人类生活的舞台。这种界限的划分，不仅使得宗教在解释世界时更具层次感，也为其在社会中的功能定位提供了依据。神圣领域的存在为宗教提供了超越世俗的力量源泉，而世俗领域的划分则使得宗教能够在不干扰人类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发挥其作用。因此，在探讨神话与宗教的关系时，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去理解和接纳它们的不同形态和内涵，才能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4. 结语

卡西尔以“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命题取代西方传统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将人确立为符号活动的主体，彰显了人的创造性本质。这一理论标志着西方人学理论的一次重大方式转变，并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野。但是，卡西尔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性重构并没有颠覆唯心主义哲学的根基。他将人囿于“符号”的范畴，忽视了人是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即“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尽管如此，卡西尔的人本位思想对于剖析当代人的异化现象和寻求人本质的复归，仍具有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启示价值。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逻辑范式的激进转向及对我国的启示”的阶段性成果（18BKS051）

参考文献

- [1] 霍雯露. 从卡西尔《人论》看人、符号与文化的关系[J]. 人文天下, 2023(2): 70-75.
- [2] 卡西尔, 恩斯特. 神话思维[M]. 黄龙保,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39.
- [3] 卡西尔, 恩斯特. 人论[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96, 124, 137, 127, 128, 126, 149, 165.
- [4] 卡西尔神话思维探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4(1): 119-125.
- [5] 张梅. 论宗教、科学、艺术的特征及其内在关系——卡西尔文化观新探[J]. 济南大学学报, 1999(4): 24-28.
- [6] 张志刚. 卡西尔宗教文化哲学思想述要[J]. 社会科学家, 1990(2): 7-12.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5.